

續瘟疫論
上



咸豐庚申年新春鑄

瘟疫論類編

吳又可先生原本
劉松峯評釋

佛山鎮近文堂藏板



序

蓋聞莫爲之後雖聖弗傳仲景傷寒
論一書賴有諸家註釋而作者之心
思始大白於世第傷寒患者絕少唯
瘟疫歲歲不斷其難療也更甚於傷
寒但業岐黃家鮮有深造其域者自
吳又可先生出始著瘟疫論一書釋

千古之疑洩乾坤之秘詢堪方駕長
沙矣第舉世習聞冬傷於寒春必病
瘟等說其於又可之論未必不疑信
參半也吾友松峯山人起而表章之
分爲五門加之評釋取名瘟疫論類
編真足以豁習者之目而傳作者之
心其有功於又可有功於天下後世

爲何如哉而山人平居之抱負更有
不盡於是者余遊東武四十餘年與
山人昆仲交最深故知之最悉山人
賦性仁慈與世無忤爲善唯日不足
抱不羈之才讀書目下十行而又手
不釋卷少隨厥祖青岑公方伯西川
又隨父引嵐公分守保郡間關萬里

晉接名賢故其詩文頗具奇氣醫道
多所師承後引嵐公捐館官署山人
遭遇坎壈恬然自若絕不一介於懷
自幼不利塲屋八閹輒病雖力疾草
率爲文而已能屢蒙荐取第信天安
命中年卽不赴公車惟以登山臨水
師友聖賢爲事厥後其兄石菴公督

學江左攜之俱往而所學益進伊時

山人胞叔

太傅相國文正公在

朝侍側者止有猶子松崦一人石菴

隨將山人送至

京邸冀其同登雲

路並黠

朝班居無何而山人以病

返里優游於馬耳常山之間以詩酒

文章自怡悅閉戶讀書終不作仕進

計更精於醫學志在救人不邀財賄
害人野老尤所關心與其子秉錦終
歲研窮靈素探索元微著有松峯說
疫濯西救急簡方行世又有所著景
岳全書節文四大家醫粹松峯醫話
等書尙未脫藁吾聞之其上者立德
其次則立功其次則立言若山人者

可謂兼而有之矣古來業岐黃家殊
少能文之士山人以韓蘇之筆而闡
盧扁之微求之昔賢中能有幾人哉
且從來士各有志非必相同設不如
是而一行作吏簿書鞅掌之下恐未
必其言之文而行之遠如此也庚戌
秋余訪山人於槎河山莊下榻彌月

月四
杯酒談心山人又出比來所著瘟疫
論類編一書俾余叅閱且問序於余
因援筆跋其後以誌陳迹以寫交情
且俾後之讀書論世者知山人爲齊
魯名士當與漁洋秋谷鼎足千秋而
不僅以醫見重也是爲序

福山年眷世弟劉嗣宗謨

重刊瘟疫彙編序

竊惟醫書之作代不乏人而瘟疫之行成書獨少蓋瘟疫乃天地之毒氣人在氣交之中感之病爭存止於呼吸辨順逆於毫厘治之無術每致誤人則瘟疫一書豈非救時之要書哉自靈樞素問而後至

漢季張長沙而有傷寒論金匱要
畧出焉在內經傷寒論未嘗不言
瘟疫但有刺法及熱淫邪淫治以
鹹寒苦寒之言而傷寒論則專論
傷寒溫病止附見其說金匱則專
言雜病其於瘟疫一症多畧焉而
不詳迨後如唐之孫真人李東垣

金之劉河間元之朱丹溪張子和
明之王肯堂薛立齋李士材張景
岳張石頑李瀕湖國初柯韻伯陳
修園英材輩出著作良多其於瘟
疫一科有言有不言其有言者辨
症論治究未能洞悉根源求其卓
立千古獨出手眼症治井然發前

人所未發補前人所未備者其惟
明季吳又可先生乎又可先生自
著瘟疫論一編及後戴劉楊諸家
疏通其義又於本症之外更及於
兼夾類似諸症議論精詳治法大
備道光年間汪期蓮先生集大成
而損益之名其書為瘟疫彙編誠



醫林不可少之書也獨是此書流傳未久各醫每以購買為艱吾姻家黃君樂仁於羊城書肆購得是書見而竒之服膺既久斯道頗精活人頗衆然大厦之廣一木不能支也滄海之濶一葦不能杭也目擊心傷不忍坐視於是撮其要

領諄諄辯論手輯一卷名為醒醫
瘟疫說書成印刷三千餘本以公
同好其初各醫家猶以為疑及其
執是書以療病也無不獲效然後
信是書之足以醒醫救世然樂
仁志甚鉅也微獨輯著廣東疏河
案底宜民策保甲團練章程農桑



致富家訓刻書屢叩 當道且以
瘟疫彙編屢叩 各憲仰祈奏明
補入醫宗金鑑壽世壽民垂之不
朽乃 當道者不暇及勢為之阻
而 樂仁之情愈迫急欲將全書
刊刻又苦於無資嗚呼醫書方藥
小則救人疾苦大則叅贊化育今